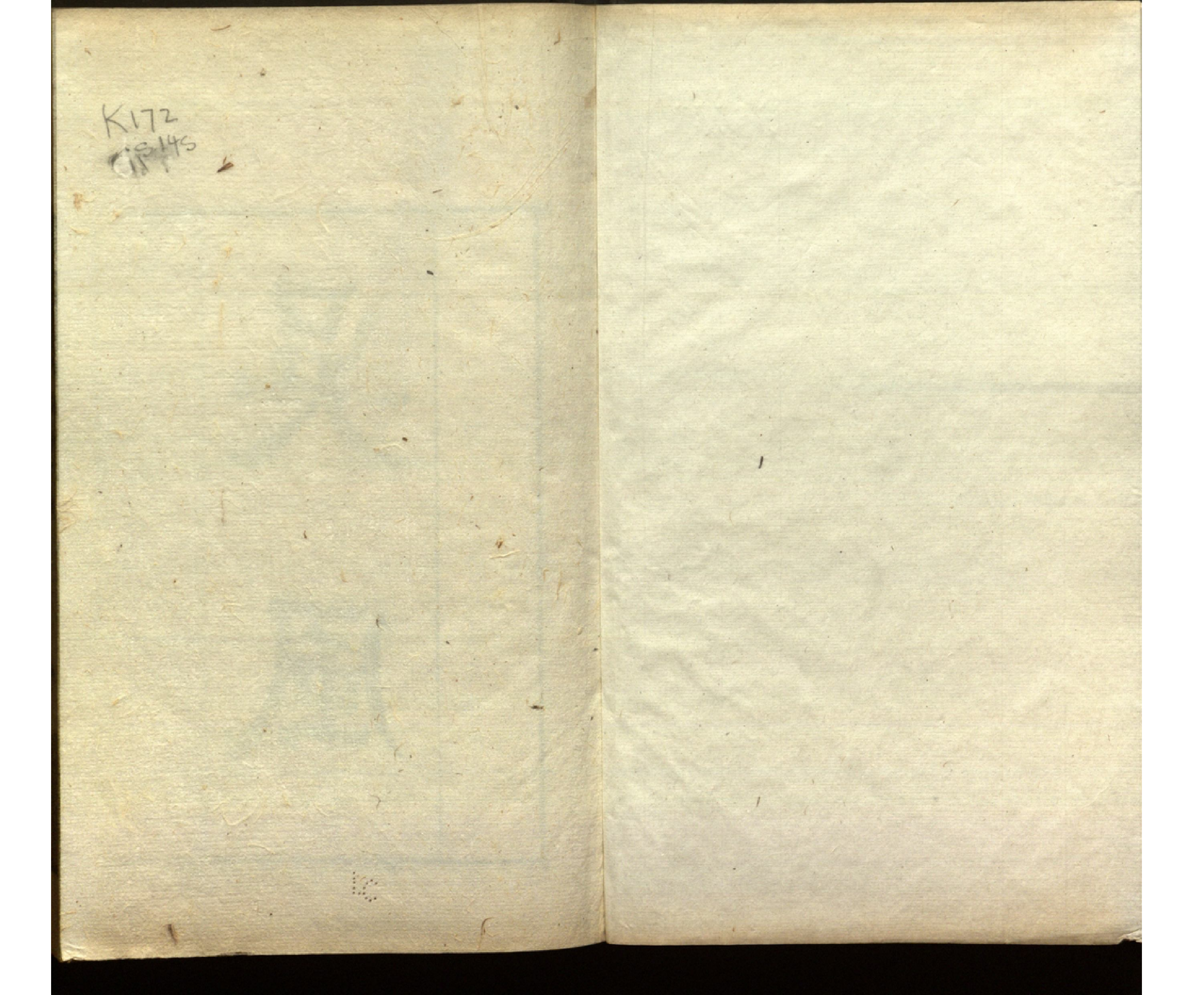

K172
S145



客歲予有觀風之役凡七郡一州之士旣拔其制義之尤者梓行矣已乃錄其詩古文辭佳者得如干首釐爲二卷以吳風名編將付剞氏客有疑者曰聞之風者風也風之義於吟咏爲近若記序論辨雜撰之文昔人所謂著述者流類出於書易春秋之遺而顧概之以風何居且夫吳無風今而有之蒙竊惑焉予曰不然予所謂風非僅吟咏之謂也今夫萬彙之生也日以暄之雨以潤之雪霜以肅之雷霆以震之猶未也宣滯導和噓四時鼓萬物則風之用神焉翏翏乎莫知所從颯颯乎莫知

其被。飂飂乎莫知其終也。故曰撓萬物者。莫疾於風。君子法之以出政。故不踁而馳。不疾而速。而及其被於下也。觀其風可以知俗焉。觀其俗可以知治焉。故曰、君子之德風也。方今

聖化翔洽。六合同風。吳會名區。聲教尤蔚。凡宣之爲言而筆之成文者。泱泱乎皆盛世風也。予忝大吏。觀風予職也。豈僅僅吟咏之謂哉。吳在春秋以前。輶軒不至。雖有風不獲采於太史。故孔子無從而錄之。常怪季札以荊蠻介弟。歷聘上國。驟聞古樂而審音如是。吳果無風。札能然乎哉。況二千餘年來。聲名文物。炳烺史冊。假令

聖世有輶軒之使。吳風方且首十五國焉。而顧執遠古以概今日之吳。陋已。客唯唯退。因書其語以爲序。康熙甲戌閏五商丘宋犖題

吳風目次

卷上

卷下

吳風目次終

吳風卷上

商丘宋犖牧仲父選評

擬江南通志序

江寧諸生郎如贄

地之有志所以紀廢興備沿革鑒人物察風土也十五國風即十五國之志也不外三百餘篇而上自朝廷下逮里巷凡草野之一名一物無不釐然畢具書之有禹貢周官之有職方則九州之志也或數百言或一二千言而其中水源之曲折山勢之險厄田賦之等差貢道之遠近以至凡物之所產奇羽猛毛珍樹嘉果良金美玉鹽鐵漆絲之類

亦無不曉然碁布蓋其以良史之筆爲紀載之文
故舉重如輕運煩如簡使覽者服其精核該博而
後世得以有考也子長之書孟堅之志例存乎史
不具論惟李延壽南史於江南事實爲備然一方
之志未有專書而一州一邑或博古之士摭拾舊
聞世雖悅其工而不知病其略也夫江南固帝王
之故都踞龍虎之上游自祖龍斷塹刜王埋金以
至大帝三分五馬南渡劉宋扼其衝蕭陳抗其勝
其閒形勢之壯闊文彩之都雅炳蔚一時爲諸邦
首然而爲之君者競文酒風流之習爲之臣者多

專城據地之雄其游觀之不時侈靡之無度不數
百年閒而折戟沉戈殘山剩水徒於斷煙斜照中
供人凭弔而已有明建都金陵不再傳而金川變
起移祚燕都然自太祖龍興劉宋之所畫贊徐湯
之所掃拓其足以備後代之監觀而動君子之流
連感歎者豈有既哉惜其末造重倚江東而山川
之氣亦爲之耗矣迨　興朝定鼎黃旗紫蓋耀於
斗墟
皇上六御東巡再駐鑾蹕所過者化風景一新其
官廉其士秀其民淳其物阜而利殷其地險而守

囿凡一時所與置損益前朝載在方書列諸國乘直可與虞周比夫紀事者太泛恐擇之不精過約慮載之或漏江南九達之衢北控江淮東連吳會六朝唐宋之風流遺跡多有存焉書之不可勝書也今通志之成庶幾師詩書之遺意倣禹貢職方之體軼事取其有關勸戒者規制取其有裨政治者山川物產載其重巨而利民者夫亦得所以廢興沿革人物風土之大者而觀之不失焉推此意而通之雖不僅為江南之志也可

豐縟而不病蕪幅尺自好

擬江南通志序

溧陽諸生狄　宇

皇上御極二十有二年倣元明一統志例　特命詞臣開局纂修　諭各省撫臣彙進通志備採擇也自京師而外首及江南江南古為鄣郡為丹陽今所隸地東盡吳北盡淮南包宣歙西接九江幅員廣矣自孫吳而下歷晉宋齊梁陳至於南唐以及有明並建國都財賦人文甲於天下事蹟繁矣茲奉　功令刻日成書厥惟艱哉然嘗考立志大綱天地人而已天文之屬曰分野地理之屬曰統轄曰城池曰形勢曰山川曰關梁曰古蹟曰祠墓

曰田賦曰土產人事之屬曰風俗曰戶口曰設官
曰名宦曰人物曰流寓曰列女此諸省所同也閒
讀有明志書闕漏頗多凡省郡沿革之下首列某
宿而於次舍不詳江南一省槩爲斗分野不別某
府州縣爲斗之第幾星斗旁天建天籥諸星又當
誰繫也又如省城古蹟之下載謝安宅一條誤以
謝混爲謝鯤桓敬道爲桓溫乃至廣輿諸書悉踵
訛謬若此之類殊難疏舉茲所編輯籍諸史館將
爲　盛代全書未應相蒙弗改鄭夾漈曰州縣之
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今亦未盡然如

松之華亭析而爲婁揚之海門潰而爲鄉非其舊
矣大江南北稱嶽者二三江五湖舉無定說也河
昔入濟今入淮以何代遷也至於先賢遺蹟或正
史不載而散見稗官或列傳不登而雜出紀志年
表或邑里嫌名而一人互載或僑卜數世而土著
仍收如蔡邕墓何以得在武進讀書臺何以得在
溧陽王祥臥冰之地何以得在望江田橫之島在
即墨何以又在海州季子劒臺在泗州何以又在
東阿昭明文選樓在江都何以又在貴池凡此皆
博雅之儒所宜挍正者恭逢

聖天子重道崇儒督撫大臣暨守土官咸贍經術
而一時文章之士亦多楊慎康海其人應聘而起
而江南爲最今觀是書阡陌條析綱舉目張雖事
專一省比於元和郡國太平寰宇方輿九域等書
加精核焉史局諸公採而輯之洋洋乎大觀也哉
某不敏竊附名末簡有厚幸焉遂不辭而爲之序

古邑蒼然駁正處具有据依

擬江南都御史行臺題名記

長洲明經汪　份

商丘宋公以俊德鴻猷簡在
帝心爰自江右移撫吾吳蒞任之後仰體
皇上軫念此邦慎重節鉞至意乃詳考前人姓名
與在事歲月大書垂後誠欲後人共惟所以克稱
厥職之難而奉賢者以爲規範也愚嘗竊考吾吳
額賦自明初已非宋元之舊故撫吳之職視宋元
大吏尤難顧二百七十年間因時措置隨宜變更
卒能爲吾吳袪夙弊除疾苦拯之於殿屎瘝困之

餘而子以生養安全之樂則夫豈弟君子前後撫
綏之功亦有非宋元大吏可得而匹者矣按前朝
自宣德五年始建巡撫行臺而吾吳得吉水周文
襄公忱其後繼文襄而著者以三原王端毅公恕
瓊山海忠介公瑞爲冠其在　本朝則自我公而
前居此者已十有六人此十六人中固多以賢能
暴於當時顯於　朝宁而其仁聲尤著感人最深
者亦未常無其人此撫吳之功宜皆非宋元大吏
所能匹也夫惟其職較難是以其功愈偉今我公
欲後人深惟稱職之難而表著前賢之功以爲規

範則我公用意之深固能曲體
皇上眷念吳民慎重擇人之旨者也公嘗爲吾吳
藩司甫四月而政成報最
天子嘉公前績知尤習吳事故自江西移節於此
比公之來其所設施不事虛名惟一切本之以至
誠而持之以無倦舉向者周文襄王端毅海忠介
三公與夫近日所覩仁聲尤著感人最深者公實
以一身兼其所長而有之則今日行臺所書迄公
而止識者僉謂非公之賢莫能居衆賢之後而集
厥成也愚承命作記既發明公意敬書其事而并

及此以諗來者焉

其文極雅馴似震川也

擬江南都御史行臺題名記

吳縣諸生張　涵

周官內六卿外九牧而周公師保東郊名伯循行南國則以內臣兼外撫古制然也秦漢而後訖於魏晉梁隋間官不常設唐始置節度使宋置諸路宣撫使悉由重臣出鎮軍民皆屬焉前明巡撫之設實倣歷代之制而其官則以都御史爲之以肅政紀以澄郡縣非其職莫任也我　國家釐定官制巡撫仍沿其舊夫朝廷爲民置吏既以郡邑屬諸守令。以守令統諸監司。而又必慎簡重臣。出任

是職蓋實以監司守令之責總寄之一人任綦重矣江南賦甲天下俗尚繁華而土薄民呰窳鮮蓋藏視他直省尤稱難治自明夏公原吉周公忱迄今撫茲土者故有勒石以誌姓氏而政治得失因之可考或仁慈惠愛或果斷英明或軍興旁午力濟艱難或時值凋殘竭心撫字循名責實可謂無愧矣而以祿祿保爵位厠名其間者亦往往而有名之所在實之所在也嗚呼可不慎哉

今上三十有一年某承乏於茲幸際休養生息之餘太和翔洽

聖天子軫念江南蠲租賜復幾無虛歲某夙夜兢兢圖厥報稱征輸之困思所以紓之奢敝之俗思所以挽之瘰瘠之土思所以沃之已湮之理學未興之文教思所以昌明而振起之爲守令先爲監司倡而志奮力耆常懼有愧前賢夫名者實之賓也前者後之鑒也名之不存實將焉放前無所鏡後於何徵用是不揆固陋因舊所誌題名補其闕續其未載而爲之記使覽者得循名以考鏡其得失蓋用以自鑒而凡後之撫茲土者咸知所鑒焉則斯珉之大有造於江南也夫

結構悉
中尺度

擬江南都御史行臺題名記

吳縣諸生殷　愈

守令古諸侯也監司古方伯連帥也唐節度使古名郇二伯循行慰勞之職也漢有刺史及直指御史皆按行所部刺舉姦猾不主撫綏其都御史巡撫直省則前明倣唐節度使設之也宣宗朝以江南連被水災逋糧數十百萬流亡載道廷議用都御史奉璽書行事官以巡撫爲名維時夏公原吉實受是任其後周公忱繼之均田糧修水利政蹟班班可考行臺建於姑蘇城中他郡縣亦有之姑

蘇則其建牙開府地也此爲江南都御史行臺之始歟若他省若邊方則因凶荒寇變暫遣都御史往撫事過輒罷不常設也成弘以後亦常設矣而江南都御史自夏周二公後其表表著聲者成化間有三原王公恕莆田彭公韶隆慶間有瓊山海公瑞萬曆間則宋公儀望啓禎間則周公起元張公國維迄今遠者百數十年近亦五六十年父老猶能道之嗚呼賢矣 本朝定鼎仍舊制設而不改時則有若某公某公者奉宣 王命鎭撫江南或以剸斷著或以靜鎭稱或當軍書旁午優足兵食或値干戈凋敝煦育黎元或廉介自矢不言而躬行嗚呼抑又賢矣余自江右奉 命來吳叨居是任兢兢業業朝夕恪勤幸時和年豐政事淸簡乃得以暇日諮故實修廢墜廳事故有江南都御史行臺題名歲久剝蝕且自某公後闕焉未載是亦後來者之責也乃於

今上三十有二年某月日命工鐫而續之不揣固陋爲之記夫巡撫都御史

天子之大臣也江南賦甲天下京儲邊餉大半仰給也江海之間千餘里蒼赤皆託命也南國人文

賴培養也貔貅之衆需訓飭也萑苻之伏藏風波之出沒藉消弭也而皆視乎一人其賢否所係顧不重哉夫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蒞茲任者必期上不負　國下不負民後世將指而羨之曰某也賢其或上有負乎　國下有負乎民後世得指而摘之曰某也不賢嗚呼其可懼也夫其可儆也夫

言有本末自屬作者之旨

宋詩源流論

嘉定諸生奚士柱

詩至唐而能事畢矣極後人才情識力皆不能出其範圍而謂有宋之詩非源本於唐而流衍於後者哉祖唐祧宋者謂宋無詩過矣耳食者又若宋可駕唐而上之也否則儷宋與唐而一之也又不然謂唐自爲唐宋自爲宋也噫何其謬歟夫一代有一代之作者當其含毫邈然千古自命且不知有漢魏不知有三百篇何知有唐然而師承有自不可誣也閒嘗上下南北三百餘年天聖以前蓋以西崑爲源者也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

諸人皆準繩玉溪古風蕩然迨六一洗削西崑以退之爲法而聖俞則學東野也介甫子美則宗工部也又若師樂天者王元之踵微之者王禹玉祖應物者盛公量效牧之者石延年一時風雅彬彬稱盛西崑之體於是乎一變矣蘇黃挺出於元祐猶李杜之擅於四唐也其初東坡山谷共師李杜而能自開户牖以極宋之盛後此詩人迭起要不越乎二家江西宗派蘇門四學士海內奉爲衣鉢宋之濬其源而行其流者其在斯乎南渡諸家紫陽亦詩豪也讀齋居感興諸篇寔溯源伯玉微此則宋代五言古益寥寥矣奈何以理學掩之他如尤楊范陸或以清婉踈爽或以深刻勝或擅宏麗或擅敷腴非不各極其美大要其步武不離熙豐元祐者近是追其季也趙師秀翁靈舒輩喜賈島姚合而學其清苦江湖詩人多倣其體然氣局窘而音節促等諸自鄶而下豈刻論哉就宋論宋其源流類如此而溯流於易代而後亦有畧可考者元好問金之雋才也其中州所選如蔡松年党懷英周昂吳彥高諸人謂皆蘇黃影響則亦宋之餘分閏位已耳得其流者意惟元與明乎逮觀松雪之規

伯玉晉卿之倣浩然虞文靖學杜開及六朝揭曼碩師李旁參三謝終之以廉夫洵一代詩豪而耽嗜瑰奇沉淪綺麗其果及宋之格調否歟明初四大家實足配唐初四傑其後則北地濟南也近䣊竊矣又其後則公安也趨率易矣其終則竟陵也益瑣碎枯寂矣前焰既熄後波復頹二百七十年閒足追配宋人者寥寥至今日幾於家劍南而户石湖矣嘗試譬之唐之詩如款大賓山海珍錯森然具備而衣冠揖讓未盡剖露天眞宋之詩則相知雅集雖一觴一咏而談笑詼諧天機動盪唐之

不得不變爲宋者以風氣之遞降也宋之能自成爲宋者唐人以才華舒其性情宋人以性情行其理趣也性情原無今古則謂今日之詩猶承宋詩之流奚不可耶雖然學宋人有法焉尚談名理則腐矣獨事清眞則枯矣騁學識而不按刌度則老硬生澀矣取逸趣而不務沉鬱則淺近俚鄙將至於張打油胡釘鉸矣惟去腐而得名理去枯而得清眞去老硬生澀而得其學識去淺近俚鄙而得其逸趣由是舒寫性靈牢籠物態豈直搜宋人之膏腴哉卽以入唐人閫奧窺杜陵堂廡亦庶乎其

可也。

論詩如秦越人視病能見垣一方

宋詩源流論

太倉明經徐舒

詩至唐極盛矣其閒有初盛中晚之别非詩人故爲立異也時會所至風氣漸移而作者之聲律氣格隨之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後之人因時代之盛衰分詩格之高下相傳遂爲定論越五季而逮於宋沿晚唐之餘習作者趨向不同師承互異各隨其質性之所近而倣習之故人自成家宋人古體出退之樂天爲多其搆設奇巧快心刻骨時有前人所不能道高才之士多好之蓋以其縱恣變幻機趣洋溢得以肆志自騁耳七言近體深刻

奇秀者固多而生澀怪僻亦復不少後世寡識之士學之者往往沿其末流而於勝處茫無所得而拘隅者又斥宋詩爲不足觀要非眞知宋詩者矣兩宋以詩鳴者世不乏人王元之開風氣之先矯西崑之習而永叔聖俞力追大雅盡掃浮靡介甫以清勁之筆步武杜陵子瞻以雄肆之才頡頏太白諸公廓清之功不淺而蘇公尤爲傑出山谷則薈萃衆長學杜而自成一體江西詩派翕然師之陳后山則山谷之流亞晁張淮海則東坡之羽翼也乾淳以來尤楊范陸號四大家而以放翁爲巨

擘永嘉四靈改學晚唐律詩其所宗者賈島姚合諸人風氣日下名曰厭傍江西籬落而開元大曆之風益遠蓋正變兩失之矣若朱晦翁之初學陶韋後學少陵音節步驟十不失一此南渡以後之能遡源流者也統而論之宋人雖曰學唐而未脫蘇黃蹊徑蓋其氣運使然自不可彊愚謂論詩無分今古詩本乎情但取其眞而已能得其眞則自出機杼無事剽竊不必學唐而自近於唐不必避宋而不拘於宋世之尊唐而黜宋者固爲徇俗之見而嗜宋而厭唐者亦屬矯枉之過苟能獨攄性

靈不落窠臼則三百篇之旨當不外是何有於唐亦何有於宋哉

黃梅坐人談上乘語多透宗

宋詩源流論

太倉諸生周鳳奕

詩源於三百篇流及漢魏六朝互相祖述各爲體裁至唐而變極矣唐人之詩有沉雄博大之力有古奡排蕩之氣有清新俊逸之標有巵澹沖遠之味有幽深拗折抑塞磊落之奇詩之體千途萬轍其究也不失三百篇遺意所以可傳爲後人取則也且夫詩也者人心之精華與造物之精華交相擊發而後詩之格律風韻變化不窮日月之升沉雲霞之舒卷江山之佳麗魚龍之出沒雷霆風雨之所排擊摧拉草木之榮華零落以及虎豹熊羆

鴐鶩鶬鶴之咆哮下上蟋蟀丘蚓之引竅鼓翼皆足以佐騷人之興而一寓於詩故其爲詩也如撞大鐘枹靈鼓品管絃調絲竹大扣之而大鳴小扣之而小鳴各還其器而已矣宋興以後得唐人遺意各自成家騎省出自元和楊劉出自西崑廬陵出自昌黎后山學少陵和靖學韋孟宛丘學樂天張籍此其章章者若聖俞之淡遠子美之超邁臨川之精嚴深刻山谷之薈萃百家究極歷代皆自爲機杼尤其傑出者也至於波瀾宏闊鋪敘宛轉爲有宋大家則惟東坡而已此北宋詩人源流之大略也屏山淡宕遒鍊紫陽沖雅渾涵四靈之精苦石屏之醇和劉后村之新警周益公之雅淡謝皋羽之幽峭莫不由宋人之門造唐人之域其中號爲大家楊誠齋尤遂初范石湖陸放翁四人而放翁爲最此則南宋詩人源流之大略也今之學詩者亦欲發軔於宋而息駕於唐究其所以爲詩吾烏乎知之有以馳荆驅棘奔踶泛駕而爲沉雄博大者矣有以刓句抉字艱澀鹵莽而爲古奡排蕩者矣有以柔筋脆骨取青媲白而爲清新俊逸者矣有以陳羹醨酒酸薄腐敗而爲尸瀋沖遠者

矣有以膏唇岐舌叫囂隳突而爲幽深拗折抑塞磊落者矣僞體别裁稂莠繁蕪往往守之而不知變鳴呼不有作者孰持其後哉故予常以謂學唐不善其失也膚立而塵滯學宋不善其失也纖佻而俚俗所恃二三大雅君子辨兩宋之源流溯三唐之元本上窺六朝漢魏以無失三百篇遺意是亦爲今之學詩者之準的矣

氣格排奡力撫退之

宋詩源流論

太倉諸生龔秉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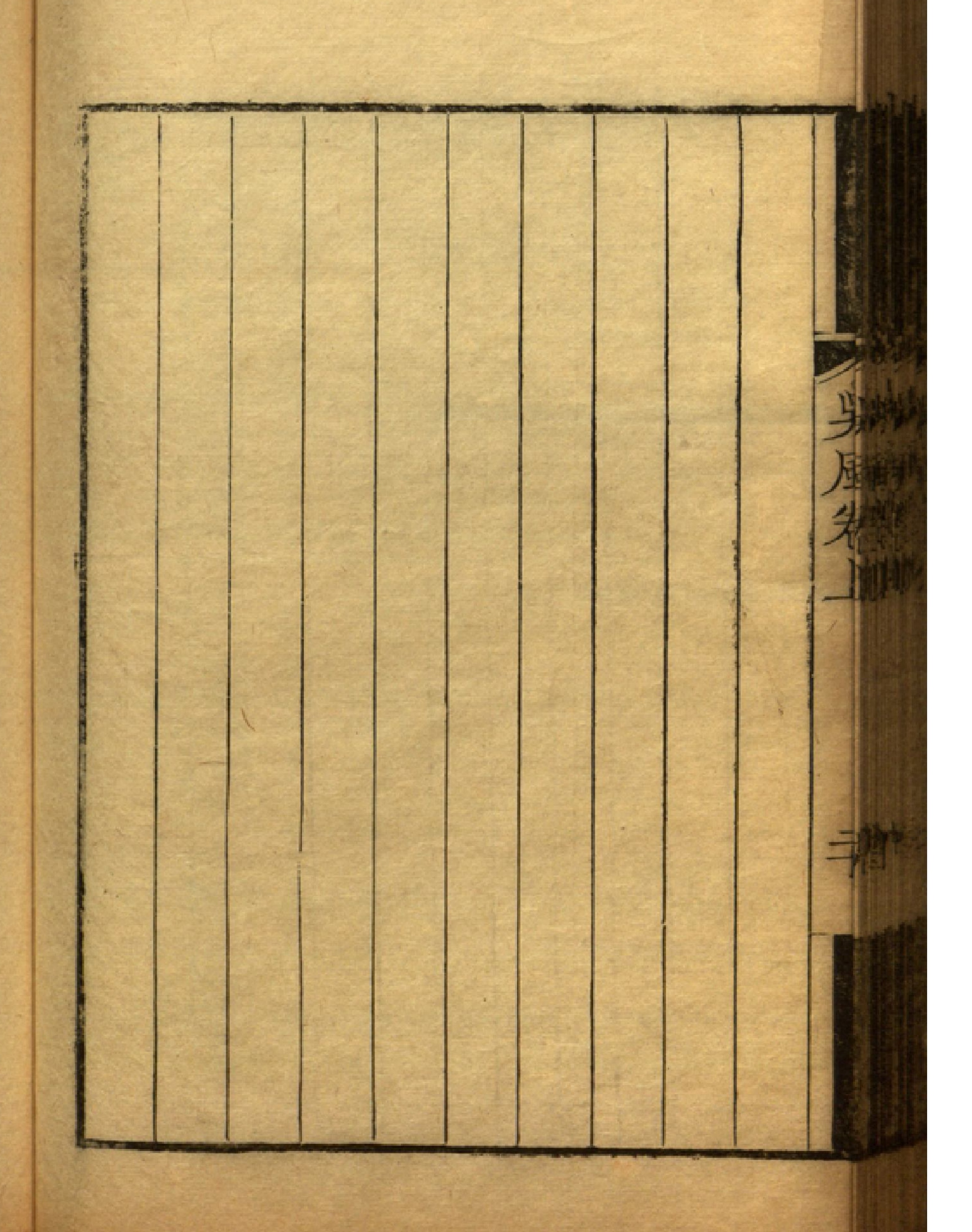
宋詩與唐詩異乎曰異論宋詩與論唐詩有以異乎曰不異曷異乎唐以詩賦取士士之爲之者大都矜尚聲律謹守尺度若規矩繩墨之不可越其弊也或才束於法氣斂於格意掩於詞而有宋諸賢乃起而矯之故唐詩豐潤而宋詩巉削唐詩蘊涵而宋詩刻露唐詩熨貼而宋詩排奡唐不逞議論而宋喜見才情此其所以異也然而論詩者則毋務爲異蓋矯唐之失而爲宋而宋之源實出於唐浴宋之格而遺唐將宋之流幷至絕遠於宋矯

之者出於一二才識之士而從而甚焉且出於矯之者之所不意而論詩之家乃轉相訾謷而莫知所定竊以爲詩惟其是窮其源而極其流而有宋一代之詩之論定卽異代學詩者之論亦定然則宋詩之源流奈何宋代詩人不下數百家論其尤著者國初王元之爲冠是時承晚唐餘習楊錢諸公祖述溫李唱和西崑元之獨起而振之以李杜爲宗而詩學一正自是廬陵宛陵承流接迹洪涊猥葸之習剷除殆盡顧廬陵氣格原本昌黎宛陵則詞非一體開亦琢剝以出怪巧臨川東坡分道

揚鑣王之詩精嚴深刻步驟少陵蘇則氣象洪闊如大海迴瀾魚龍出沒不可方物遂爲宋人一代之祖黃陳嗣出承眉山之逸響爲江西之濫觴迨呂居仁韓子蒼輩前推後挽一唱百和而宋詩之變極矣南渡以還稱大家者尤楊范陸遂初詩篇不多見誠齋初學江西晚乃悔其少作石湖之清新俊拔劍南之浩瀚崒嵂故堪並駕中原而陸尤不可及矣要而論之宋詩自西崑而後誠不可無宋人之廓清自江西以還又不可無唐人之維挽蓋西崑者唐之流非眞唐也江西者宋之流非眞

宋也尊唐而謂宋可斥者是嘗大官之饌而不知山餚蔬蔌之具有至味也尊宋而謂唐可廢者是觀江河之瀾而不知崑崙岷嶓之濬其源也抑有進焉詩之源始於騷雅而漢魏者騷雅之流唐之詩源於漢魏六朝而中晚者初盛之流宋之詩實源於唐而南渡以後則又爲北宋之流學宋而專於宋者必不能宋猶學唐而專於唐者必不能唐惟是溯源騷雅折衷百家而歸之於是然後眞唐詩出卽眞宋詩亦出矣故源流之辨明指歸之識定而後可以論有宋一代之詩并可以上下千古之詩

中有自得故言之如數家珍知子於此道三折肱矣　詩求其是一語直拈出正法眼藏會得此句堪與人天爲師



三江水利考　　華亭諸生沈巨源

禹貢揚州之水西偏莫大於彭蠡東偏莫大於震澤三江則震澤之下流也孔氏安國謂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蘇氏軾又以爲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於是三江之說始紛今按彭蠡合江西江東諸水至靜海而入海未聞南注於震澤也震澤跨蘇常湖三州之地其西北則有宜歙金陵諸水由宜興百瀆以入其西南則有苕霅諸水由湖州七十二港以入勢與彭蠡不相涉欲幷包而兼容之難矣若夫禹貢導

水所謂東爲北江東爲中江者特因地而異其名非有二江也何又於豫章添一南江之名況江漢會於漢陽合流至湖口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而入於海安可復指爲三乎蔡氏沈知孔蘇二說之疎乃依唐仲初吳都賦註定爲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幷松江爲三江蓋孔蘇疑三江在震澤之上似震澤納三江之險而有蓄無洩其義乖蔡氏指震澤在三江之上以三江殺震澤之威而分流趨海其義正然則三江之爲松江婁江東江也明甚松江合東江

之水當東南正脉舊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自吳江長橋至夏駕浦又自夏駕浦抵上海南蹌浦達海者其故道也婁江自蘇之婁門出下雉瀆經唯亭至崑山抵太倉而入劉河者其官道也北自陽城赴白茆塘南遮松江之半身連亘四十餘里而走安亭漳浦者其險道也惟是宋元以來海塘障而東江湮所藉以宣洩震澤者僅存松婁二江而已然二江入海之處潮勢洶湧挾泥沙而上泥壅沙浮易於梗塞而又開江之卒撩淺之夫久廢不設坐使河身日高結爲原壤士民利其膏腴

築圩架屋。一望平蕪。旱則溝渠立竭。澇則田舍胥沈。幾何不井二江而不可問乎。此則吳會之隱憂也。夫攄風土攬名勝者聞見之資也勤疏瀹興田功者經國之業也今觀三江之濱無山林臺榭之觀無畫舫笙歌之盛然而考水利於東南審田疇之灌漑者必及焉其列於禹貢也宜哉

文氣疏達似南宋名家而簡古勝之

三江水利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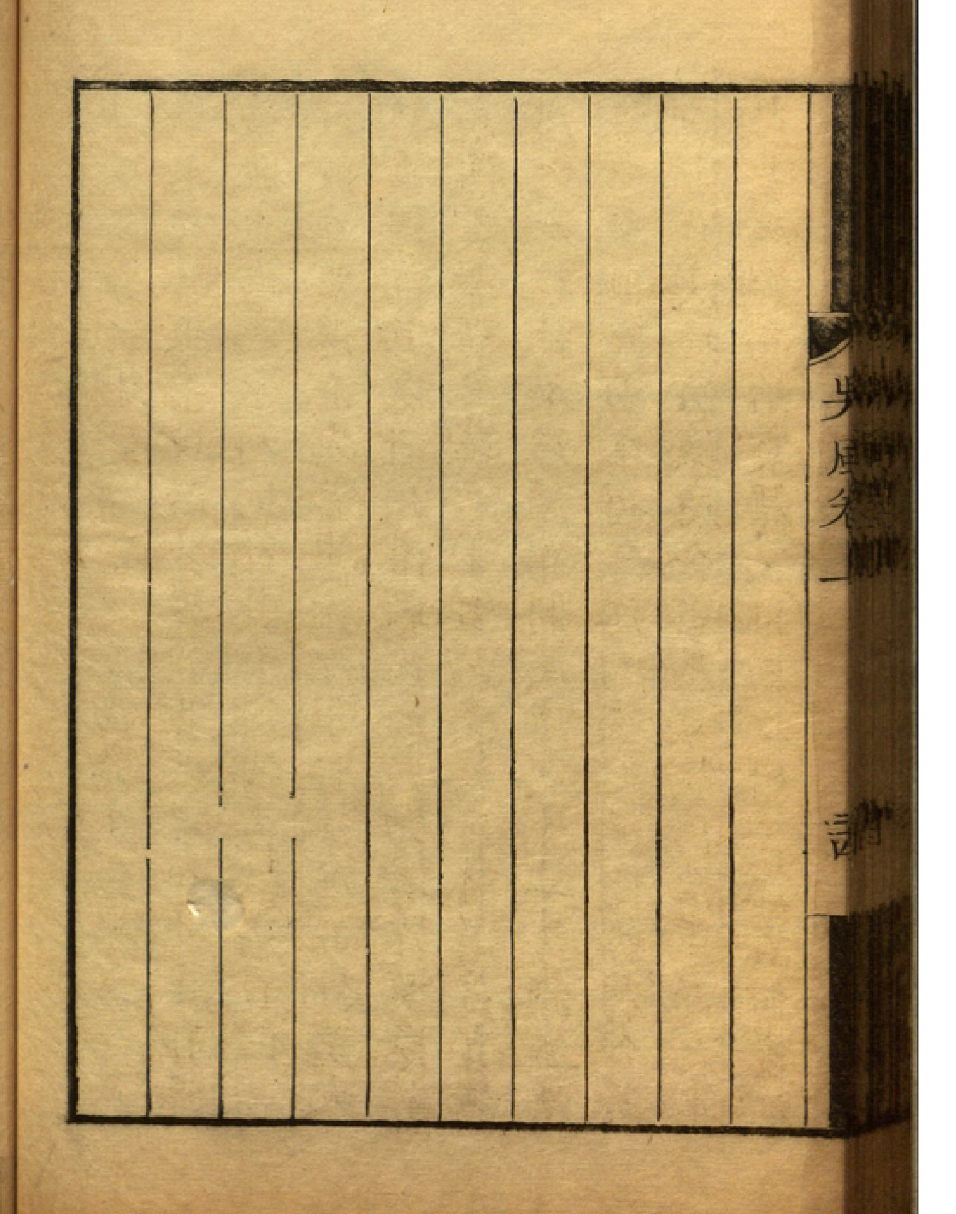
華亭諸生宋延枝

論江南之農政者必先水利究水道之通塞者必首三江然則三江之所係誠非渺小也禹貢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蓋三江者承震澤之流。而洩之入海者也。三吳之水。悉注於震澤。震澤之水。三江分洩之以入海。於是震蕩者得以平定。故蔡氏祖庾說以爲婁江東江松江而古今人紛紛異議幾若聚訟猶是三江也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江松江韋昭以爲松江浙江浦陽江王介甫以爲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蘇子瞻以漢爲北

江江爲中江彭蠡爲南江其餘諸說未易枚舉而要以震澤之遠近考之則惟蔡氏之說爲不易獨是今昔異形東江已不可問今松之黃浦其源自橫潦涇來受三泖當湖金山諸水環遶而東會吳淞以入海其卽古東江乎婁江從吳縣北入運河經郡城婁門東流抵太倉塘合劉家港入海則今劉家河卽古婁江入海道也顧雖經開濬而湮淤尚多吳淞爲古三江之首其源自吳江歷尹山甫里澱山復合五大浦至宋家橋轉東南流與黃浦會而入海蓋卽蔡氏所稱之故道也第旋濬旋塞

水道淤狹考其形勝猶是蔡註之三江訊其通塞豈猶禹貢之三江乎嘗論震澤之水每苦蓄而不洩惟疏厥下流使海下於江江下於湖而又疏闊易瀉則震澤治而東南之水患絕又澤國之產每苦蓄洩無備惟疏厥上流使江注於支河支河注於溝洫則田畝治而東南之水利興然則濬三江之故道復禹蹟之舊觀以興水利以裨農政非司牧之責而誰責哉

源流派别指次了了不類博望鑿空



三江水利考　　上海諸生張起霞

論水利於東南與西北異西北之水利欲其有所蓄也東南之水利則欲其有所洩考之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蓋東南之水自江淮而外莫大於震澤而其爲百川灌輸滋漑民田者亦莫急於震澤震澤廣三萬六千頃南受天目諸山苕霅諸溪之水北納梁溪滆湖荆溪諸支流其勢溯湃浩淼一望無際苟不得三江以爲之尾閭勢將奔潰四出有決堤防壞廬舍之患是故禹治東南之水自震澤始而治震澤又自三江始三江者何婁江

東江松江也婁江自胥江發源縈繞吳郡至婁關東注歷唯亭跨沙湖經鹿城至太倉劉家河入海東江在葑城上洋界自白鶴江東南入海父老相傳謂卽今之黃浦也松江一名吳淞江於三江爲最大其形蜿蜒曲折襟帶蘇松二郡自長橋東走三十餘里過金雞堰斜塘甫里一折而北匯青洋江大小虞諸水復折而南至張家橋仍折而東綿亘百餘里然後入海此三江之大略也自古論三江者雖紛如聚訟大約不出乎此宋蘇氏以長江與東江北江爲三江則是三江反在震澤上游恐

無是理宜蔡氏之深詆其失也然自海塘障而東江已湮所存僅松婁二江又皆失其故道蓋由江流皆通潮汐潮勢洶湧挾泥沙而上及其退也沙停水去日積日多於是江身之廣數百丈者漸成數十丈矣數十丈者漸成數丈矣江身既狹不足洩震澤之水而吳中諸郡數以水旱告水既有泛濫之虞旱又苦於溝澮之易涸然則疏濬之法可不急講歟按明臣劉大夏專治吳淞以備蓄洩今尚書浦故迹尚存近日講水利者或開劉家河或治白茅塘意非不善而成效鮮睹竊謂東江既無

可考婁江又如衣帶爲今計者亦莫若專治吳淞葢吳淞西受震澤東下海門中跨長崑嘉上諸境其故道猶可彷彿吳淞治則諸水無不治而三吳田賦可以無憂矣

千年本末如掌而以浩瀚蓬勃之氣赴之頗似名臣奏疏

三江水利考

青浦諸生陸慶馨

天下有天下之水利江南有江南之水利天下之水利有四瀆江南之水利有三江弗以大小而或殊也夫水之爲利於其地者亦能爲害於其地故去其害而利自興若但見其利不知其害而利之未見害卽隱受焉者是所貴於識勢而審時也嘗試論之天下之水無不發源於西北而歸壑於東南故他方之水皆患中梗而東南之水獨患外咽水之自宣歙苕霅天目諸山西來者皆注太湖再流入陽城昆承澱山三泖等湖其勢本皆欲東神

禹於是因其東而東之順其性也譬諸人身然震澤者其腹也三江者其尾閭也安有尾閭不導而能保其腹之不潰溢乎所謂勢之不可不識者此也若夫今日之三江豈盡同於神禹之時哉九峰之注禹貢曰疏其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幷淞江而爲三江耳由今考之則自海塘一築而故道之湮也久矣夫婁江者卽劉家河也因婁而訛轉爲劉從吳江縣經蘇郡之婁門由崑山縣轉入太倉州此姑蘇之大水口亦昆陵之大水口也松江者卽吳淞江也自東及西迤邐蜿蜒

橫亙七八十里蘇松兩郡之大水口也東江疑卽黃浦也一名春申浦相傳云春申君黃歇所鑿此雲間之大水口亦嘉湖杭之大水口也夫猶是三江也婁江則地是而名非東江則名與地俱改至淞江則向之極深廣者雖經前明開鑿而所存僅僅衣帶之流而已又烏知從此而往不幷衣帶之流俱塞耶而時何可以不審耶嗚呼東南財賦甲天下而無不出於耕桑三江之蓄洩於土田之利何如也天下之水無不欲其通而東南以三江爲急水之道無不欲其廣且深而今日之三江爲急

今日之淞江尤其急之甚者也三江治非特東南之大利而亦天下財賦之所資也可勿講乎

時勢分柱此時論格也精切處如菽粟可以療飢

擬重修東林書院碑記

無錫太學生杜　詔

宋之南天下大書院四嵩陽也岳麓也睢陽也白鹿洞也白鹿稱最著明之季天下大書院五首善也關中也白鷺洲也紫陽也東林也東林爲之甲然在宋天子崇奬有加特爲賜額頒經書在明則奄人矯旨拆毀斬艾之不遺餘力亦可以觀世矣東林書院故址在錫城東隅臨弓河上其創始者爲龜山楊氏蓋楊氏游西洛學成歸閩伊川目送之有吾道南矣之歎既而寓止毘陵故郡城錫邑

皆有講舍焉歲久湮廢址僅存重興者爲邑先正顧端文高忠憲兩先生其時並以建言削籍林居負重名追相與倡道遂購復斯地爲講席之所兩公方欲泝濂洛關閩而時人目爲後顧廚及羣小嫉之以致魏璫作難比之伐檀削迹禍尤酷烈璫旣伏誅雖嘗下詔修復而卒不振於是書院之爲墟者垂八十年嗟乎不有名世孰爲之尋墜緒整舊規哉雪苑宋公先年藩宣南省卽駕扁舟來謁東林訪問耆老低徊不能去比者移撫江南遂檄有司爲重修之役向來首事書院者如楊氏顧氏高氏或以寓公或以宿儒未聞以當塗執政倡之在上今乃得之公豈不獨盛歟竊謂是舉也其祥有三方顧高肇造爲萬曆甲辰入　國朝宋郡伯令礎公始問講席首除地稅爲順治甲午今此建依庸堂修麗澤堂與道南祠旁及書舍以甲戌春落成歲皆在甲詎非領始于主仁令應天道之元亨者乎楊氏出於程門故東林中樞閩洛前此再蒞林間營復未果者有撫軍睢陽湯公得公繼任竟成其事兩公皆洛產地靈適符謂非道南異世之讖乎且與講席者固瑯琊宋新講院者又商丘

宋何宋氏之多賢也是不獨聲氣同抑水木匯矣夫祥由天兆由地卜實由人成然則同一書院也廢於亂興於治同一吾道也晦於昔明於今藉公爲之轉移風厲於其間自今以往上自王公下訖氓庶人人知奮起於學將俾　昭代文明之化駕唐軼漢上躋三代而有餘彼宋明又何足言乎某幸邁觀光輒敢拜手揚言以諗來學其鳩工聚林之日與起訖歲月載在吏牘者皆不書

文有思致乃爾斐然

擬重修東林書院碑記

宜興諸生謝方琦

泛五湖溯三江而西西梁溪錫山綿麗崒屼故多奇偉特立之士豈山川秀傑瑞氣所鍾歟抑亦鄉先生敎澤之遺而縉紳耆老之所漸濡而沐浴也訪其舊蹟故有東林書院爲宋楊龜山先生讀書處書院之復則自前明部高顧諸先生始方其盛時歲聚講學於其中大江南北之士聞風而興起實繁有人迨熹宗末奄禍蔓延而書院亦廢久之僅復數楹學士大夫東西行而過者欲求當年臯比

巋然禮樂雍容之盛而斷碑橫草古砌封苔矣今天子崇文治敦教化詔州郡葺學舍凡嶽麓白鹿先儒講幄咸煥然更新獨錫之東林傾圮如故豈不朽盛事固有所待耶大中丞宋公撫吳之明年叱馭登錫山過東林故址輒俯仰太息徬徨不能去夫玉華蒼鼠壞道哀湍瑣瑣無關至治懷古者猶憑弔而流連矧龜山高顧諸先生風流未墜所爲紹往喆振頹靡立懦廉頑胥於是乎在實以輔黨庠術序所不逮詎等諸游觀之所無當緩急而置之用是飭屬員鳩工庀材以慎以勤凡五越月而竣事森如翼如厰如翬如名公鉅卿將倣先賢之遺業模範當世諸生以時肄業於其堂行見風教四訖奇偉特立之士肩相隨趾相踵而開府作人之澤且將與三江五湖同潤千古也爰簪筆而爲之記

倩女臨池疎花獨笑可方斯文標韻六一記中原有此種

擬重修東林書院碑記

宜興諸生儲大文

自孟子歿蓋千三百年而後得濂溪周元公而紹公正公繼之士之遊其門者號爲極盛而楊文靖獨以其道南常寓講於常郡之無錫度爲精舍以居學者此東林書院之始也文靖之後三傳至於朱子而益盛元明之際恪守其說迨成弘以後江門姚江之說盛行而書院之廢久矣是時二泉邵子常有意規恢之而卒未得其故址蓋振復之難如此又數十年而顧叔時高存之二公出其道推

本河津餘干以上接洛閩而海内之士大夫如少墟登原蕺山爾瞻諸公附之蓋自萬曆戊戌甲辰之歲旣力辨天泉宗旨於二泉之上又得東林故址於邑東隅之僧廬而更新之是時海内書院稱雄者四關中江右東林紫陽而東林爲之首道南有祠依庸麗澤有堂朔望有會士之聚聽者動以萬計雖晦菴之於竹林子靜之於白鹿或不及也光熹以後璫禍繼作書院亦奉詔拆毀而素衣經畬諸君子僅僅掇拾於瓦礫烟燼之餘說書講藝其中以無廢涇陽景逸之遺訓然士氣摧沮終以不振少幸賴其表章有司之官於其地者及鄉之耆碩因加修葺而堂寢之制與其所以教人者卒未能有以及於古是可惜也今之公卿大夫蓋有有道而名高者欲振復之志不克就而今卒爲成之符檄始下不戒以趨庭廡齋廬視舊加肅以益昌龜山涇陽景逸之澤而使士之有志孔子之業者得以講習其中此亦後之君子之責而斯道之厚幸也夫爰系以辭曰

河洛道南皎如初日涇里紹之益熾而蝕爰蕩爰磨爰繩爰飭爰築爰削以昌其業以啟後人永永

無數

高在命意更不必字句爭奇此文章家爭上流法詩辭亦古雅

擬重修濂溪書院記

鎮江府諸生薛　鋐

距潤城南一里外崇岡複嶺竹柏蓊鬱景最幽闃黃鶴磨笄間隱然崒屼而出者爲鶴林寺寺旁故有濂溪書院祀宋周濂溪先生有池窪然曰愛蓮池池之上有亭翼然曰光風霽月亭相傳先生少孤依舅氏鄭龍圖讀書於此蓋郡志云然祠建於宋寶祐歷元明迄今四百五六十年廢興者屢矣某公來守是邦乃求遺址而新之仍揭其楣曰濂溪書院屬某記葢先生之道如江河之行地固無

乎不在顧。茲州特其杖履遊從之偶及。而其遺風餘思猶能使後之人企慕嚮往。至於歷久而不替矧生其時親其教者哉。惟某公之意。雖先賢杖履遊從之偶及。而亟亟表彰如是。豈以美遊觀。蓋欲使州人士觀感而興起者。有志於先生之學。而慕說其道。謂非與人同其善哉。是皆不可以不記。康熙某年月日

簡潔有遠神

擬重修濂溪書院記

丹陽諸生荊應岷

本朝功德翔洽文治聿興自至聖四氏以及有宋大儒裔並錫世爵

天子東巡幸闕里行釋奠禮　御製碑記灑　宸翰賜額天下學宮靡不鼎新凡先賢祠宇咸得修葺潤舊有濂溪先生書院亦緣是加葺焉夫書院以廣學宮之澤也。古者大司徒。自鄉大夫以下。至黨正閭胥之屬。無不教之官。凡黨族閭比。無不學之人。今學宮徧天下。而教有常職。弟子員有定額。

篤志力行之士欲不束於功令而得自以其意深
仰止於先民舍書院毋由考理學莫盛於宋而程
朱之緒自濂溪先生開之其所著太極圖說與易
相表裏其通書又與圖說相表裏凡生平學業如
其書居官履行如其學豈非入聖人之堂奧而純
粹以精卓然不世出者哉乃陸象山貽書朱子謂
太極圖源流出於希夷疑爲道家言夫易之後亦
流爲卜筮太極圖自希夷用之則爲道家言自濂
溪用之則儒者之理不得謂以卜筮之故而謂易
爲卜筮用遂不得爲聖賢用也獨是先生生於道
州則道之人祉而祀之道行於天下則天下之人
仰而企之不獨潤也按郡誌先生之母夫人依外
家鄭學士以歿於潤故潤得爲先生游履所至事
之有無無足論而要之書院因先生而立則是先
生之流風餘韻足以感動後世而生其嚮往而潤
之守讀先生之書而欲以先生之學衣被潤之學
者皆可知也

今天子右文崇道視前代有加而先生之書院亦
於是而煥然吾安知潤之學者不有讀先生之書
學先生之學崛起以應　聖世之盛者是爲記

筆有勁氣能
於大處起論

擬重修濂溪書院記

金壇諸生蔡景沆

今天子御極之三十二年中丞宋公開府於吳葢二載矣政修人和吳中人士彬彬嚮化今年冬課士於潤以重修濂溪書院命諸生爲之記竊惟道學之傳自孔孟而後儒者多駮雜紛拏求其粹然一軌於正得聖賢之眞者葢鮮至有宋諸儒出而後道學大明葢所以發明天人性命之旨與夫陰陽剛柔仁義禮樂鬼神事物之變其爲說遞有師承莫不一軌於聖賢之正而其源皆出於濂溪先

生。濂溪崛起孔孟千載之後。其爲學廣大精微。無
所不究其極。而太極圖易通二書。尤先生之學之
精也。其於太極圖也。則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
靜立人極焉。其於易通也。則首曰。誠者聖人之本。
嗚呼盡之矣。孔子之所謂定靜安慮。孟子之所謂
思誠。千古聖賢之奥。未有出。於誠。於靜。二者之。外。
也。先生獨得其宗。故先儒之稱周子謂其有光風
霽月之象。而涖官所至如春風之被萬物焉。後世
君子有治人敎人之責者。苟能以先生爲法。其至
矣哉。竊聞公之治吳。不以鷹擊毛摯爲事。而優游

愉怡入人自深。葢其學問淵源。誠有得於濂溪所
謂誠與靜者。昔平陽侯治齊。求所以安集百姓。用
葢公言。貴清靜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堂舍葢公
焉。今濂溪之學。非黄老家言比也。公有意於其祠
而亟亟修之。固宜。抑某於此尤有感焉。大江以南。
土輕而俗浮。士多習於便儇。競於聲利。雖文采不
無可觀。而於聖賢身心之理。所謂存誠主靜之道。
葢罕有聞焉。我公風雅之宗也。乃亟亟於濂溪之
祠之修。而示之以好尚。以砭其佻達浮競之習。葢
士之所以沐公之敎者尤切。而公之所以幸吳者

九大明道先生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趣今吳之士其以公爲茂叔可矣毋徒拜濂溪之祠而誦其遺說也某故竊窺公意而記其大者如此若書院建置之始末堂舍幾何前此修復者何人郡志載之詳矣故不具著云

講理學頗中肎綮文亦具體裁

古文今文尚書辨

淮安府諸生丘　綸

尚書之有古文今文也就漢時而分者也其所謂古文者科斗之書今文者漢時通行之隸書也唐明皇時詔集賢學士衞包改古文爲今文其所云今文則今世通行之俗書與漢時所云今文者異矣然則尚書何以有今文也自漢文帝詔求遺經聞濟南伏生能治尚書令鼂錯往受之伏生年九十餘矣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授齊人語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以隸

書之者是也尚書又何以有古文孔安國書序謂魯共王時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書皆科斗文字多伏生二十餘篇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今書序定爲五十九篇者是也伏生之書再傳而有歐陽之學又有大小夏侯之學二家並立訖東漢相傳不絕孔安國之書不得列在學宮私相傳授世稱爲尚書古文之學而孔壁科斗之文不傳張霸僞作二十四篇目爲古文其詞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至東晉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凡傳記所引收拾無遺較張霸僞書遠絕又

析伏生二十八篇爲三十三并書序一篇共爲五十九篇唐之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之後而歐陽大小夏侯所授於伏生者與梅賾所傳之書並列而無辨然梅賾古文先儒多有疑之者臨川吳氏以爲伏氏之書雖不盡通其詞義古奧可決其爲上古之書增多之書采集補綴無一字無本而平緩卑弱不似秦漢以前之筆且凡書難讀者必難記易讀者必易記何伏生所記者皆詰屈聱牙難讀之書而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豈最易讀者而伏生反盡忘之東漢以後諸儒若鄭康成注禮

韋昭注國語趙岐注孟子杜預注左氏於今文所無者俱以爲逸書何直至東晉而其書始見乎朱子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傳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厚重今傳格致極輕是魏晉間人假託安國爲名耳雖然經也者載道之書也禹謨一篇古文所增也危微精一之旨爲聖門千載傳心之要讀經者但求合乎聖人之道而已況列在學宮著爲功令也久矣孰敢因其可疑而議之六經自秦焰之餘後之人穿鑿附會者或所不免又豈獨尚書爲然哉

一結通識名言不僅作掉尾取致

古文今文尚書辨

淮安府諸生洪人英

學之貴明辨也辨其疑也辨之弗明弗措焉斯無疑矣而文有所謂闕疑者何哉是非謂有疑弗辨也存其辨而仍不能不闕其疑是聖人之慎也如古文尚書是其一矣尚書有今文有古文今文傳自伏生兩漢及西晉既立學官無異說古文則孔壁舊本安國爲之傳者自東晉梅頤上之始立學官其書晚出說尚書者多疑之或曰僞自安國始吾不知魯共王得之壁中而還之孔氏者安往而

乃僞造云乎其説之妄不待辨也或曰安國之古
文非僞梅頤之古文爲僞頤自作而冒安國非壁
書舊本也其説似矣顧以爲梅頤自作則又不然
頤得之臧曹曹得之梁柳柳得之蘇愉愉得之鄭
沖而皇甫謐亦從柳得而載於帝王世紀其非頤
自作明矣古文果僞是當咎梁柳以上不當專咎
梅頤也然其書實有可疑者非但文從字順與今
文古奧體絕不同且考之鄭康成所著逸書篇目
亦迥别康成之學由馬融上溯都尉朝以接安國
歷歷可考後傳其孫小同是安國古文之學未絕

也史稱鄭沖以古文尚書教授而小同與沖同事
高貴鄉公古文不絕如綫而二鄭皆得之雖其傳
不一要皆安國之舊也頤之書果遠出鄭沖不應
與康成互異如此此朱子及吳草廬歸震川諸大
儒疑其爲僞者非無故也或曰古文果僞援廢張
霸僞泰誓例斥而廢之胡不可曰此則所謂闕疑
者也夫秦火之後舉世無識古文者卽安國隸古
定豈盡無不可考而以意續之者乎微獨古文卽
今文出自伏生口授其中豈盡無遺忘訛謬而爲
鼂錯之所增損者乎是皆未可知則又安能獨斥

頤之古文而廢之且僞泰誓之廢如白魚入舟火流爲烏類讖緯之說其理剌謬於聖人耳若古文粹然一出於正又何惡之有故曰存其辨而闕其疑可也乃今之辨者異是指大禹謨爲僞則並虞廷授受十六字而僞之曰此盜襲荀子耳此性惡之宗旨耳嗟乎辨古文何意而竟絕千古理學之宗哉吾不可以不辨

存辨闕疑平論亦確論起考亭草廬於九京定當首肯其駁據精確筆力踸踔雖潛溪集中不多得也

班范二史優劣論　泰興諸生曹　遴

千古之文章與天地相終始者經之外莫如史史非徒取其文也必作史者誠正之功至而後好惡無偏格致之學精而後是非允當其心事其行蹟一一無媿於天地乃可以作史故前有春秋後有綱目開闢迄今二書而已餘如廬陵涑水尚有遺憾況班范二史哉生非敢鄙班范之史也鄙班范也夫龍門以後史才史學首推班固固採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始高祖終王莽二百三十年紀表志傳凡百篇當時以爲子長之流亞宋詹事范

曄少好學善爲文章撰合衆家著後漢書自謂體大而思精蓋亦傑構云説者謂班襲馬耳范創一家之言藻采斐亹敍次典贍爲六朝之冠似范優於班或謂范辭富而理詘徒以綺麗勝班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者不厭似班優於范以生衡之班之史誠優於范也然而是非好惡之際頗繆於聖人者班與范之史一也非班與范之史爲之而班與范之人爲之也班於殺身成仁之士不爲敘述范於忠義不爲褒異班輕仁義范重爵祿班排死節范抑直臣使後之人讀其書者非於天經地義之大忠孝節烈之美確乎有所得於中幾何不爲二書之所惑哉夫古今著一書必與其人之心術行事動相符合竇憲專權驕恣而班爲之賓客勒石燕然卒之收捕死獄爲天下嗤笑曄門無內行人以犬豕相遇聽孔熙先之浮言欲奉義康廢文帝被收市曹不及夏侯邑也自古文人才士華而鮮實未路蹉跎身敗名辱若此類者可勝悼哉二子之心術行事與所著之書若合符節固然無足怪而又何庸較其優劣哉生非敢鄙班范之史也夫孔氏之門羞稱五伯

班范之史雖佳非聖之書不足讀也如以辭而已班長於序事范長於評騭不皆表表良史才哉

論識甚正鋒所掊擊直能寸七洞會是題蹈襲雷同忽然遺卷中得此爲之擊節乃破例付梓憶校閱時方迫闈試偏重舉業未免遺珠之憾

班范二史優劣論　泰州諸生金　鏡

東漢班固著前漢書劉宋范曄著後漢書二書者傑然於二十一史之中並駕齊驅未有低昂之者也予以爲固之才勝曄。曄之識勝固。嘗觀范氏文辭稍沿晉人輕俊之風贊語亦多晦拗支蔓以觀班書典雅簡質筆力嶄然不失古人渾厚之氣差爲不及則固較勝然而史家之心術在乎藐權勢而循實錄貴守義而賤貪生今節舉班史中一二事論之一曰出張湯一曰譏龔勝太史公入杜周張湯於酷吏誠鐵案也固乃移之列傳論者不達

謂遷也入之所以教忠固也出之所以教孝嗚呼
鯀有罪而舜殛之不聞以禹之聖而別之於四凶
叔度亂而周公囚之不聞以蔡仲之賢而別之於
三叛幹蠱有人遂出其父祖於酷吏之列可乎善
乎劉元城之言曰出張湯以其裔孫大司空張純
之故出杜周倣子產立洩之意固諂阿權勢如是
宜其濡跡竇憲之門而終不能自脫也龔勝拒王
莽之聘閉口不食積十四日死大節與日月爭光
而固詭薰膏之語譏其竟夭天年噫龔生不夭天
年其將食篡賊之祿乎固之識既不足以語此乃

舍義貪生如固而又不能終其天年死而有知何
面目見勝於九泉也且兵與選舉缺而無志古今
人表紀古而不紀今自悖厥名呂東萊之譏之也
宜哉若范曄則不然山林泉石之彥前史所不載
曄獨創隱逸一傳使天下知富貴者名多磨滅清
修者雖賤必傳表潛德之幽光激百代之高節非
具曠世之識者能之乎權姦擅命人皆書以某人
爲某王某公曄則創自立之例曰曹操自立爲魏
公雖綱目亦取法焉其識之卓越若此卽其敘昆
陽一戰讀之若風雨驟驚山摧海立自馬遷紀項

羽鉅鹿戰後惟此可髣髴則其才亦何嘗不爭雄班氏耶夫作史亦莫難於識耳司馬溫公爲編年之例作資治通鑑前後十九年其槀盈屋如是之愼重詳審也然朱子綱目一出而通鑑瞠乎其後矣何者昭烈帝室之胄正統所在孔明討賊溫公書曰諸葛亮入寇朱子則書曰丞相亮伐魏溫公之識不及朱子遠矣愚故以爲范之勝班實在於此雖然班雖短於識以視陳壽之誣魏收之穢有間矣豈得謂非史家之名筆哉

抑班於范論雖未確意想殊不猶人便爾錚錚

戲馬臺賦

徐州諸生連城

惟祖龍之失鹿逞羣豪之爭逐奮雄風於會稽豈喑啞叱咤而甘雌伏爰拔劍兮刃守頭統八千兮擁貔貅斬冠軍於壁壘乃破釜而渡中流走章邯焚咸陽縶子嬰裂侯王羨故鄉之晝錦爰建都於彭城叶騁烏騅騰千里登高臺臨泗水鏟山麓之巉巖恣龍媒之遊戲羨此臺之傑出兮聳蒼崖於層霄左峙雲龍之蜿蜒兮右飛大河之風船前倚泰山之巃嵸兮後百雉之麗譙大王登臺而四顧兮常聽馬鳴之蕭蕭亦既愛其神駿兮日千匝以

逍遥詎知三傑運籌英雄天敗垓下悲歌美人割愛泣别烏騅拔山安在吁嗟乎臺荒不見楚重瞳雲去雲來山色中漢家遠裔有宋公九日還登悲楚風迄今憑弔酸風起滿目蒿萊落照空

短韻鏗然

戲馬臺賦

豐縣諸生汪　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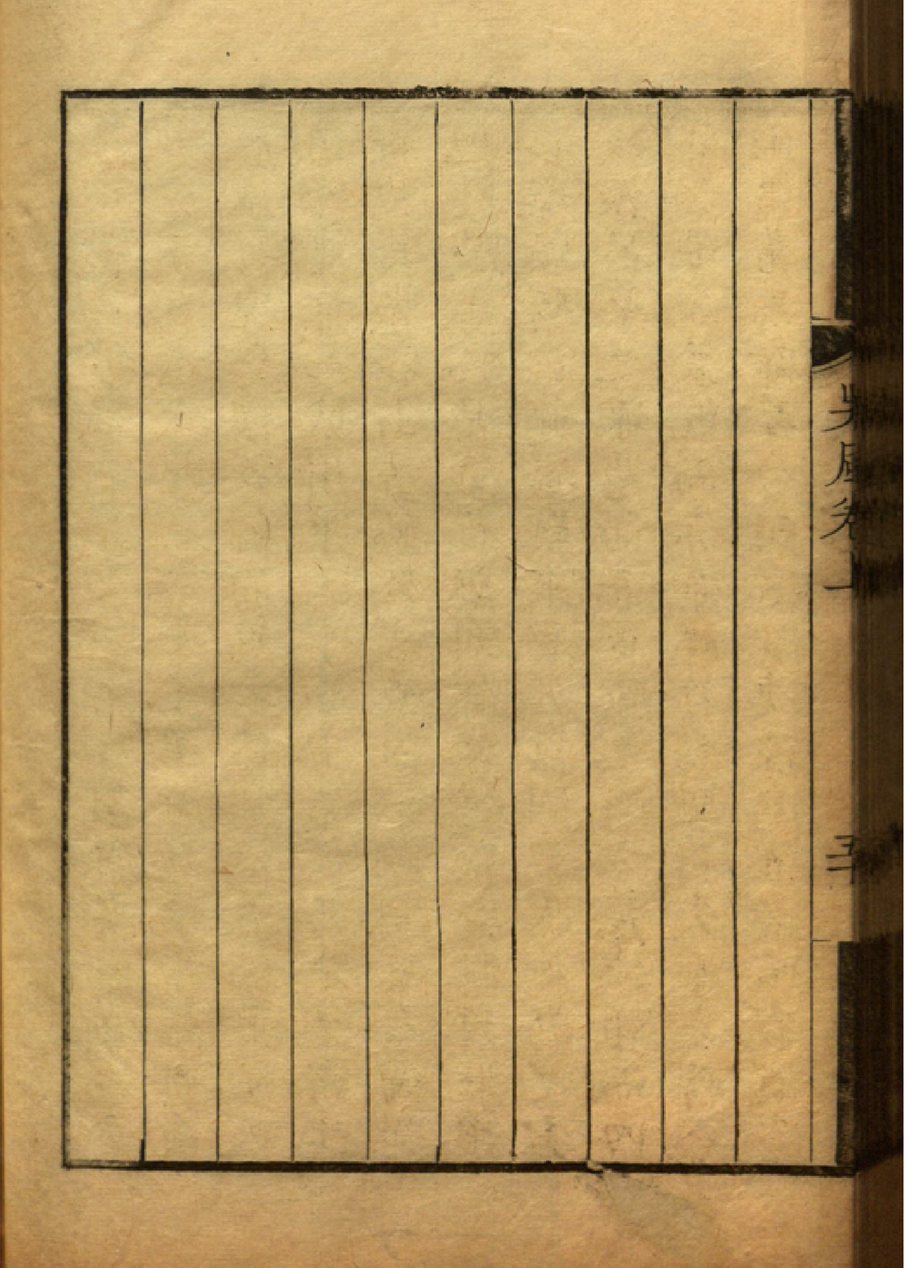
臨大江之洶湧兮接南山之崔嵬控要害以為都兮王九郡而雄開岡嶺環其四合兮中有戲馬之高臺斯為重瞳之遺跡兮周覽遠近而徘徊雲龍儼其面峙兮石壘歷如羣羊黃樓聳而背出兮舞魚龍於城隍九里蜿蜒而回顧兮若長蛇之方張雞鳴高騫以遠騰兮恍隻鶴之翱翔至若呂梁橫絕於東南芒碭隱見於西北望衆山之嵜崟睹驚湍之渾汩或龍跳而虎臥亦蛟吟而嫠泣平疇接乎高岡洪流下乎原隰下下高高汨汨沒沒山形

陂陁水勢鬱勃崩岸若雷插天似壁山無匿獸水
不浮鷁山川自古其若茲兮惜人命其不長覽茲
臺之崒嵂兮忽臨睨夫下相氣蓋世而不利兮駿
馬躑躅而不行縱千里其奚足恃兮不能救夫云
亡至今惟餘戲馬之荒臺兮但見樵夫牧豎謳吟
上下而徜徉旁有荒塚其若丘兮云項氏之故臣
疽發背而殞彭城兮廼居鄛之老人雖溘死以長
徂兮猶遺恨於鴻門竝茲臺以不朽兮傍故主之
營魂歎王業之無成兮豈其有他故矜一己之馳
騁兮誰爲道夫先路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兮身至
死而不悟彼騅與美人安在兮空餘此臺纍纍乎
對亞父之墓吁嗟乎大澤蛟龍不可睹兮斬蛇溝
旁榛莽莽兮泗上亭長今焉取兮歌風名臺篆籀
古兮落馬之碑已沒土兮東遊厭氣孰足數兮盤
馬山頭石已灰白駒高阜今已頹戲馬於今空有
臺英雄已往不復來又何悲乎喑嗚叱咤之蓋世
者哉

宋賦之佳者

戲馬臺賦　　　　碭山教諭鮑　衡

中原逐鹿。項氏起兵。八千子弟渡江橫行。鉅野血戰。咸陽魂驚。懷故鄉而思衣繡。割鴻溝而與漢乎。爾乃建都彭城。用爭天下。分王諸侯。西楚是霸。汴泗助其聲容。山岳動於喑啞。因崇岡而築臺。備劇觀於戲馬。於是策花驄。列錦隊。揚鞭分馳。角壯耀彩。環轂騎於迴塲。鞚飛騧於囂闐。氣騰芒碭之雲。威振呂梁之埭。憑高而重瞳之焰方張。遠睇而四郊之壘如篲。既而赤帝祥符。烏騅利失。臺空峙兮雨蕭蕭。馬離羣兮風瑟瑟。凄涼鳥雀晨喧。寂寞麐



羆夜出。豈。翳。彊。弱。之。攸。分、抑。亦。仁。暴。之。不。一。也、考之輿志。陟彼巍峩。操觚染翰。爲戲馬臺之歌。歌曰。劉項之爭雄兮。劉興而項亡。惟此臺其貽後兮。作歷代之戍防。當曹魏之下江南兮。駐六師而張皇。逮劉宋之繼典午兮。値九日而相徉。碑碣穹窿而猶在兮。歲月剝落而弗彰。緬想千秋之踪跡兮。令人四顧而徬徨。

蘊思鑄詞
具有經緯

吳風卷上終

吳風卷下

商丘宋　犖牧仲父選評

賦得白門楊柳　上元太學生蔡　垕

烟雨絲絲綰六朝沿堤十里送蘭橈青溪樓暗畱高樹朱雀桁空換短條隔岸幾藏商女唱臨風猶學楚宮腰最憐日暮江南綠總有鶯嘯恨不消

欲折何堪向水涯樹猶如此況飛花高低弄影疑無路老大成圍見幾家自有清陰畱畫舫誰從舊國問棲鴉勞勞亭畔牽離別稍喜青山作意遮

前題　江寧諸生郎如贄

疎風垂柳白門前夢醒南朝事惘然濯濯王恭虛夜月依依張緒憶當年牛橋絲雨栖鴉地兩岸斜陽繫馬天莫問江潭悽愴處亂鶯啼損萬條烟

前題　句容學教諭張發祖

映日籠烟裊裊垂白門風景憶當時三春游冶盤金勒六代繁華譜艷詞不分梅花矜點額生憎桃葉妒纖眉博山香燼啼鴉散爲折長條寄阿誰

一結甚足情致

前題　溧陽太學生陳發祖

秦淮春色又重來楊柳青青傍水隈翠浪漸迷江

總宅輕烟直上孝侯臺柔條似帶披芳樹飛絮如綿點嫩苔幾度臨風重惆悵六朝佳麗已塵埃

前題　溧水諸生徐兆蘭

翠幕紅樓三月時長條如綫復如絲輕陰暗度黃金縷細浪光搖碧玉巵桃葉渡頭初帶雨虹橋院裏故臨池獨憐攀折年年事多少行人在路岐

前題　高淳孝廉王　孚

柳罨秦淮水染藍倡條冶葉總毵毵怪底風流渾別樣六朝煙雨在江南

孫楚樓空燕壘新莫愁家近柳條春桃花紅雨梨

花雪輸與東風颺麴塵

二詩風味蘊藉

前題　高淳諸生陳實穎

勞勞亭畔幾株存送客攀條對酒尊一徑鴉藏江總宅有時馬繫謝公墩曉霜殘葉煙無色秋水疎枝月有痕莫向長橋倚欄望驚看搖落滿江村

頸聯澹澹語正是詠物妙境

春日泛舟石湖過范文穆公祠觀宋孝宗御書歌　蘇州府諸生馮　暠

東風吹綠長洲草起句似太白春意偏覺江南早闔閭城外西更西水色拖藍山黛曉溪山罨靄繪未工一塔倒懸水影中小撥船頭向濃綠祠堂恰在石湖東松下塵封數間屋古碑澌滅不可讀蒼鼠竄瓦驚避人肅瞻廟貌知文穆憶昔當年南渡時國家多事賴維持石湖歸隱高風渺至今但傳丞相詩壁間何處光陸離石湖二字騰晶輝柳骨顏筋安足擬鳳翥龍盤世所稀宋主累朝好翰墨仁宗嘗愛書飛白孝宗墨蹟不多見今得見之祠堂壁丞相動名不可攀御書照耀在人間歸來披讀石湖集春風春雨偏江關

前題　長洲明經徐垛

石湖之水春溶溶越來溪繞晴波通楞伽山光乍隱見水底冷浸青芙蓉中有名賢舊郊墅渚煙浦月籠孤嶼别署頭銜居士名一曲石湖天乞與南渡君臣草草來金戈鐵馬臨江迴西湖歌管歡未極可憐畫角秋生哀孝宗御宇逢多壘誓卻憑陵灑先恥豪英奮跡繼登庸房杜清門復其始希文堯夫相業優范公文穆亦輩流時危欵起佐天子長畱詩卷凌滄洲奉使曾餐蘇武雪裂麻欲抗陽城節蜀裝琴鶴趣還朝參預樞機纔六月吁嗟直道從古難拂衣舊隱還空山眼前石湖清淺未參差照見鬢眉斑歸來田父從泥飲寂寞夔龍等箕穎說虎軒中竹木疎盟鷗亭畔菰蒲冷是時哲后想儀刑東山一臥何當醒手書石湖字徑尺傳詔宣賜光巖扃老臣拜受同拱璧硬筆雙鈎勤貞石摹搨善本家廟藏恍惚蛟螭晝騰擲壽皇伊昔恢壯圖鎖甲被體手僕姑茅灘臨閱盛武衞長劍大戟千人呼區區毛錐予安用盤礴雲煙腕底動宣和御墨賸悲凉至今未寫中原痛羽書絡繹朔風斜拂硯颯颯驚塵沙卻幸抽簪無事日鑑湖猶得

分官家我來汎棹乘春暇整肅衣冠拜祠下荒庭苔蘚蝕殘碑懷古臨風幾悲咤賜書何處起榮光冬青陵樹遙相望中流擊楫三太息層波落日天低昂

渾脫劉灕亦復蒼鬱悲凉此題定推壓卷

前題　長洲明經顧嗣立

越來溪上松風長朝暾湖面金鵶翔楊花攪天呼百舌春風著人肌理香石湖居士初賦歸披尋陰嶺求陽岡晴光烘染尺幅景此方山水眞吾鄉老紅衆綠隨意綴竹孫菱母紛移將天子臨軒親賜名霜豪蘸墨塗縹緗跟肘盤挐骨瘦硬山靈奕奕騰光芒黃犢停鞭掔碌碡朱櫻蓋網垂琳琅好風把醆飛來句范家老子詩顚狂我來正逢新雨霽橫放一葉涪斜塘綠水粼粼鴨頭皺打頭風急翻菰蔣款乃一聲山鳥散悠揚日色搖孤光遙望朱甍高突兀停船急喚黃頭郎桃綬棃雲紅映白隨風一逕趨祠堂粉墻丹柱蛟龍護雲氣白日生長廊殘碑苔蘚墨花繡斗大御筆神飛揚躡青遊騎行如織斜行小字敲鏗鏘柳花巷陌雞聲度桑陰落日添悲凉煙波萬疊吳山晚蒲帆滅沒鳴桄榔

抹月批風人不見落花無語栖斜陽

秀艷風華如施嫱御扇粉黛無色覺靚國平明上馬時乃更饒遠韻耳

前題　長洲諸生金貞鼎

春風瀲浥春波清露橈雲幔橫塘行簇簇野花見飛蝶毿毿岸柳藏啼鶯書牕坐愁亦已久此時頓覺幽懷傾過橋曠爽快心目平湖似鏡澄空明一葦中流信所如扣舷遙和漁歌聲慕古扶笻謁文穆桂海虞衡昔曾讀詞華自是冠東吳勳猷豈特施西蜀坐帥金陵值荒亂賑饑捕賊有成算退老優游賜鑑湖猶沐壽皇灑宸翰銀鈎鐵畫雖無多兩字千秋不可磨想見風流舊居士湖光瀲灔山嵯峨

前題　吳縣諸生吳士玉

石湖之水太湖尾蕩漾晴波三四里吳山曉日照崚嶒倒影入湖散成綺三月芊眠明媚時一徑棹入空濛裏王維詩句大痴圖并刀翦得湖中水維昔名賢范致能生癖煙霞入骨髓平居宦跡徧天涯遇佳山水輒心喜懸車結想此湖濱小築數椽吾老矣身住南岡北垞間朝課蝦菜暮耘耔此日難忘宣力臣頹齡不復蒼生起臨軒三歎有阜陵

嗟爾高風竟如此宸翰親書石湖字夜發榮光耀桑梓爲憶知章賜鑑湖佳話千秋兩相似禁扁大字好收藏不數唐裴丈二紙我生後公五百年結伴嬉春尋水涘斜橋楊柳尚依然剝落荒祠聊徙倚摩挲御墨良久之鳳翥鸞騫筆蹤偉名山勝地賴人傳不少石湖少公爾

起結高老故是名下無虛

前題　　吳縣諸生周旦齡

范公詩句垂天章尺猶澹蕩和宮商姦窮怪變非所尚掃卻黯黮清肝腸至今斯人不得見空有靈爽依祠堂修廊寂歷竄蒼鼠古碑剝蝕眠黃麞粉牆丹桂日頹挫時有野客來徜徉我當晝長日無事偶呼小艇行湖旁榆錢柳絮轉鶯語細枝縹帶藏蜂房湖光瀲灩境幽絕水聲刮耳風吹裳升階下拜禮神像彷彿如在魂飄揚壁間御書光照日熒然金薤垂琳琅龍翔鳳翥共騰躍快劒長戟爭鋒鋩數百年來遺翰墨寶之直可同琮璜君不見書法通神貴瘦硬婀娜宜出以端莊俗書姿媚不足學昌黎之論非荒唐孰如御筆高宇宙上下今古何輝煌吁嗟乎上下今古何輝煌疑有鬼神呵

護長流芳

聲調規撫昌黎如王子師
學華相國亦在離合之間

前題　吳縣諸生殷　愈

吳天春日風光好楊柳青青雜芳草數里橫塘到
石湖行春橋畔鳴榔早迤邐山溪曲折行名賢古
墅尚分明荒祠空掩閑花宋雨過蒼苔匝徑生祠
外頹垣叢竹樹想見當年行樂處殘碑有路長蒿
蓬題兎縱橫任來去南渡君臣擅蘇林御書飛白
値千金披榛翦莽得眞蹟猶見精神照古今軒翔
筆勢龍蛇走夌鍾轢衛復何有從來宸藻不尋常
況是禮賢尤不朽摩挲愛玩立移時好古情深不
自知放棹歸來日將暮紫霞天半胥江渡回首煙
雲杳靄間還憶前時看碑路

寄題三高祠（范蠡　張翰　陸龜蒙）　吳江孝廉沈世求

偶登垂虹亭秋色三萬頃水漾搖寒煙峰青滅遠
景回首見荒祠清風等箕潁三高邈難攀翛然塵
慮屏

宅家撫實此獨蹈
虛直是神韻高絕

前題　吳江諸生屠　彪

吳中本讓國緬昔莫與儔採藥旣微行觀樂追前

修。曠然超六合令名歷千秋胡乃古松陵三高祠
獨畱少伯事於越禽吳實其謀功成辭上爵竟上
五湖舟豈同南陽宰卒爲烏喙囚典午亂將作步
兵思故丘飄然解組紱託興蓴鱸游卓哉有魯望
不離世網求怡情樂杞菊玩世輕王侯三君生異
代顯晦亦不侔要皆古明哲識同才等優能使懦
頑則不爲俎豆羞高風應山水清節勁松楸我來
蒞茲土景行思悠悠何當乘畫鷁肅拜此高流

前題　崑山諸生錢　斌

緬維古松陵有灘名釣雪古樹鬱嵯峨清溪流曲
折地偏景自好廟貌崇先傑少伯志吞吳行藏最
奇特功成不受封扁舟五湖別西晉張季鷹高風
足與絜京洛起秋風一棹歸思切唐末有魯望詩
與皮雙絕茶竈兼孤篷煙波恣寥泬嗟乎當世士
誰不走炎熱一涉名利塲營營媿蠓蠛惟彼三士
者棄之如井渫生雖不同時鼎足何優劣行當棹
孤舟酹酒拜高節盤桓松下石拂拭苔封碣

前題　崑山諸生周　耀

一棹煙波向五湖浣紗人已解傾吳君。王。若。用。黃。
金。鑄應。鑄當。時。文大夫。

銅駝荊棘識幾先。拂袖歸來辦酒錢。蓴菜鱸魚無限好。祇應悔趁賀循船。

藥爐茗椀伴高歌鬬鴨欄邊煙景多把菊味長誰領得風流一派屬東坡

斷句超脫有遠體兼有遠神

前題　崑山諸生朱　鳳

天地誰謂寬。是處皆險路。疇爲高節者。不受世網錮。悠然見伊人清風在千古功成身不居豈爲陶朱富銅駝荊棘中秋風速其悟甪里屏浮名身世不足慕緬懷百千年遺像恍如晤

前題　嘉定孝廉陸廷璧

千秋鼎峙吳中賢高懷磊落相後先一祠江上枕泉石碧蘚青松照顏色功成何必鑄黃金悵望胥濤思不禁蒼茫孤棹煙波去高鳥雲中不知處一夕秋風滿洛城卻教頓起故園情應是此中別有會聊借蓴羹與鱸膾放浪江湖號散人雨笠煙蓑把釣緡著書萬卷娛朝暮天子來呼辭不赴三士名高冠古今翛然塵外有同心楓落霜天照孤潔月冷梅花清欲絕我來祠下獨徘徊讀罷殘碑首重回寥寥千古誰知已。五。湖。昨。夜。西。風。起。

結句脩然自遠

前題　嘉定諸生奚士柱

釣雪灘潺湲松陵江清駛江干峙空祠肅祀三高士知幾其神乎少伯之謂矣不爲鳥喙殺豈受西施滓陶朱三散財意見猶近鄙名高多附會曷足據舊史論史有識杳然入五湖山崖與水涘伊人不可求其高乃如此洞庭木葉脫秋風動秋水步兵拂衣歸遐跡逐黃綺蓴絲及鱸羹適口非殊旨因君一寄思嘖嘖人頰齒詎知明哲意寄託聊爾爾曠世得同調笠澤天隨子筆牀連詩筒棹入煙波裏鴨豈能呼名詭譎亦可喜至今松陵詩能貴洛陽紙我來登垂虹淼茫空雲海叶風颿駕雪濤涼月鏡千里舞鷗鞭魚龍天風聒人耳振衣三山巔煙雲拂袖底問余懷古情曷爲難已已春秋逮晉唐清標僅鼎峙轇轕名利場滔滔靡所止塵容與俗狀對此汗應泚願言激清風一將頑懦起

我來登垂虹以下空靈超忽殊出意表故足擅場

前題　太倉太學生徐師穉

少伯佐烏喙能翦夫差雄功成竟拂衣扁舟五湖中似知大夫種烏盡悲良弓寥寥千載後誰如陶

朱公偉哉惟季鷹棄官歸江東齊王作元宰英俊幕府充難已尽倫秀亹未開穎顯二陸亦佳士方思建奇功明者覩未萌慨然思秋風洎乎咸通末唐祚將告終宦寺擅廢立藩鎮尋兵戎獨有天隨子筆牀隨釣篷養鴨亦能言何必學豢龍故應哀襲美捐軀鋒鏑叢緬惟三君子並垂高世蹤譬猶翔空鵠安可拘樊籠垂虹況伊邇褰裳猶能從何必慕採芝遠尋商山翁

前題　太倉諸生周鳳奕

功大不可居。久居禍所伏橫流非可安。懷安禍必速。所以明達士高標掉塵俗邈哉范少伯與主偕臣僕生聚二十年沼吳刷恥辱扁舟竄五湖鴟夸甘放逐季鷹嗜杯酒忽憶蓴鱸熟秋風洛陽街歸夢九峰麓天半網羅弛冥冥飛鴻鵠天隨遯甫里誅茅葢一屋煙波震澤灣放浪無羈靮束笭箵逐漁父筆牀孤篷宿君子保明哲絃異還同曲豈効轅下駒伏櫪長局促旣悲大夫種復悼雲間陸襲美捨之去遭亂亦溝瀆惟有三高人後先輝簡牘

諸作多鋪敘暢竭頗擅雅馴茲篇更爾嬌嬌

前題　崇明孝廉陸　錦

水險非波濤陸險非磈礧世路彌罝羅人生憂患始三子乃知幾蟬蛻塵埃裏擾擾竟何爲哂彼繁華子合祀亦偶然溪蓀薦秋水

風味雋永稍似步兵

前題　崇明諸生方　印

海東望江南杳杳一髮青（太白）勾吳舊霸圖南去當松陵長橋臥如龍峙以垂虹亭山川存勝槩憑弔餘孤清古人雪上鴻指爪留英靈功成泛扁舟黃金鑄儀形秋風託蓴鱸江東老步兵優游天隨子桑苧古沈冥世人鶩羶利日落輸無停仰止三高

士臨風傾酥醽

詠蓴　松江府諸生陸棨源

湖光如鏡曉連空湖面香蓴碧幾叢絲滿筠筐疑髮委涎流玉筯比酥融縱然羊酪難爲敵除是鱸魚孰與同歲歲春盤供野酌步兵何事憶秋風

前題　婁縣諸生陸　棨

笠澤波澄碧似煙東風吹到晚花天人乘蘭棹牽來滑雨過蘆灘點處圓秋饌漫同銀鱠設春江還作白蘋緣溪橋橋畔經行好錯認新荷貼小錢

前題　上海諸生張起霞

佳味爭傳千里湖孤芳自許伴菰蘆紫絲搖漾香
偏遠翠葉參差韻不孤煙雨摘來鮮奪筍鹽豉點
就滑於酥不知入洛蜚聲者也動臨風歸興無

結意在
題外

前題　　　　　　　　青浦儒童唐秉禮

瑟瑟西風漾碧流石鯨吹浪瀫紋幽幽生憐玉鱠金
虀味不數黃橙綠橘儔日上吳兒喧小市雨餘魚
叟采芳洲季鷹為爾牽歸興遂駕東吳舴艋舟

蓴詩如雨中素馨姿致嫣然微乏
寒梅老幹風骨可見詠物之難

陽羨采茶歌　　　　武進諸生錢濟世

田鼠化鴽虹始見和風拂拂迎人面偶從陽羨訪
幽人試采新茶苦難遍棋盤頂上肆初萌紗帽巖
頭葉乍榮別有一枝生廟後人間之味仙家清我
曾汲得中泠水佐以丙丁漱唇齒奇香不數苣與
蘭酒病愁城百舍徒曰予性癖擬盧仝七椀都忘
夕照紅采罷歸來無底事閒參玉板萬緣空

前題　　　　　　武進諸生呂廷鵷

布穀一聲依女桑纓巒帶谷舒旗槍嫩如蕨拳茁
新土細如鵶嘴含雛黃三緘白絹親封識鬭茶為
說盧從事相傳錫貢始唐人置鄉不比紅塵騎勿

論廟後與棋盤綠玉乍碾成龍團試鋪茶董治活火蟹眼欲動聞松湍蒙山武𡰱有別種酪奴水戹無專寵不及中吳陽羨茶年年小摘攜筠籠（涪翁風味乃爾）

前題　　武進諸生吳　緝

蝦虎城外陽羨陽羣峰簇簇煙嵐光春深園戶茗事忙穀雨未過抽旗槍家家挈伴與攜筐半雨半晴蘭氣香廟前廟後新芽芳一聲忽送羽衣黃歸來未及崦嵫藏月明土銼對繩牀婦子歡呼剪擇良夜深茶聚發奇薌竈邊武火烘焙強況是聖朝善政張銅官無賦笋無糧月團不須龍鳳章芽茶充貢祇盈箱君不見芽茶充貢祇盈箱（結意高更無人道得）

前題　　無錫太學生杜　詔

天子未嘗陽羨茶百卉不敢先開花玉川此語非矜誇至今早擷催山家（起致較別）山家辨茶辨麤細紫者第一綠者次外人浪說穀雨前那知騎火偏佳致紛紛尋向荆南來陰壑陽崖幾樹栽避他雨點兼雲氣祇揀晴天下手纔一槍一旗金綴葉官焙私焙封分笈輕身換骨孰稱珍附葛攀藤莫教怯

采采復采采寄言桑苧翁茶經三篇廣月令清風
七椀思盧仝

前題　宜興副榜周方石

銅官山崦是儂家休唱棗竿唱采茶女伴相隨攜
箬籠荆帬也稱插山花
高山茶芽香氣濃相呼采采莫從容玉女潭西分
徑去孝侯廟後又相逢
采茶歌原近款乃竹枝此爲合調

前題　宜興諸生謝方琦

東風吹春入山谷陽羡千山萬山綠山頭草色醉

春烟倩句流鶯窺人喚相續芒鞋竹杖歸去來飛泉
掛壁松陰開清芬忽然滿襟袖春芽片片透蒼苔
君不見蒙頂石花建溪亞盧仝陸羽矜高價只今
南山翠茗稱絕倫雷鳴仙掌材俱下昨夜子規嗁
落花茶山抽盡黃金芽攜筐深入薜蘿逕人聲喧
陘石磴斜穀雨晴煙曉山碧危崖疊嶂幾超越采
采朝餐唐貢雲行行暮踏銅峰月吁嗟瑞草兮誰
與儔畹蘭叢菊爭清幽不然淮南桂花發隨風散
落君山頭蓬萊仙藥竟誰是我欲攜之向滄洲

前題　靖江孝廉盛度

春深晝永羣芳豔陸羽盧仝劇茗戰旗槍尤貴雨前芽色香味備推陽羨此種由來重地靈武夷蒙頂亦知名岕山品第稱奇絕鳥啣石罅生虬鐵半陰半晴穀雨時一旗二旗纔滿枝緣崖攀磴艮辛苦朝愁猾狖暮愁虎惠泉中泠聽松濤烹者應思採者勞

焦山古鼎歌　　鎮江府教授何邦猷

長江灝瀁波濤疾一點焦山峙崒嵂中藏寶鼎鎮蛟宮云是二千餘年之遺物光怪剝蝕釀古花有時蒼綠吐朝霞螭蟠匿景罔象走誰其辨者空嗟呀山東二王精賞識（謂西樵阮亭兩先生）登山撫鼎增太息就中摹出古篆文十行銘自周時勒我來佇立三摩挲細認偏旁缺點畫歎惜江山年復年玉魚金盌出人間傴人辭漢銅駝泣此鼎胡為獨得全日落清江暮山紫百尺冰輪海門起殿閣無人鎖不開素練平鋪一江水

前題　　鎮江府諸生薛鉉

君不見汾陰之水深千尺神物一沈難再得又不見漢皇好奇靈貺來改年告廟眞雄哉由來古器半泥土苔蘚剝落勞疑猜世無張華與雷煥紫氣

往往埋塵埃焦山古鼎何時至雲雷斑駁螭龍麗千年自鎮隱君山一銘猶識宣王字吁嗟乎鶴塚半沒山之陰蝸廬蹤跡難重尋離離春草滿崖綠弔古空憐江水深茲鼎胡爲屹常在抱材自老煙霞外呵護常疑有鬼神摩挲忽覺成光怪昨夜風雷下太空六丁回斡勞神工煙雨冥濛老樹拔碎石斷岸驚濤春人間靈物難攫取光氣直射蛟龍宮對此雷連與何極江天東去雙峯碧住得老

排宕稱情直是伯仲獻吉

前題　丹陽諸生郭　梅

維昔宣王振周紀頗側弗作天顏喜王曰世惠嘉汝績錫命縞鞞兼彤矢尊鼎用享壽萬年大貝天球孰比擬自從周衰更七國暴秦恣慾窮人力傳聞萬夫收九鼎沈淪泗水求不得神物自不受秦垢須臾嬴氏亦覆滅此鼎當時竟若何鬼神守護煩嚴呵爾來二千有餘歲雨淋日炙雷山阿奇文歷久多剝蝕欲尋年歲無甲乙蝌蚪糢糊七十八聱牙佶屈苦艱澀雨來疑有蛟龍蟠日照似吐黃金色隋珠卞璞皆奇寶比比奚啻什與百讀罷銘詞最簡古迄今猶見中興烈豈知朝廷惟尚賢作

頌止歌定申伯

古色斑駁不同藥鑄鼎

前題　　丹陽儒童湯兆麟

焦山山深閟古鼎丹翠浮金耀䨻烔面作饕餮身雲雷世炎深沈氣溟涬（音婞 杜句）或疑蜼敦或虎彝辛下甲乙誰能知但見古文走科斗寧無光景寒蛟螭山空夜靜洪波歛魚龍百怪相喧集天吳川后呵護之彷彿似聞夔罔泣由來神物不可覿德之休明天乃畀君不見有明嘉靖中勢力熏天惟相嵩一旦來問鼎大小載入鈐山方自雄可憐冰山失

寒冱冰山日消鼎如故

前題　　金壇諸生湯之龍

焦山蒼翠出天半縹緲斜陽浮玉畔中有古鼎大逾斗流傳妙蹟蟠蝌蚪我聞嬴氏稱帝時百物掊擊無留遺當時此鼎落何處海雲堂中復得之泗上九鼎淪已久沒人搜索竟何有蜼敦虎彝俱渺茫此山此鼎終不朽蛟螭攫拏烟氤氳蒼翠錯落古篆紋欲向偏旁尋點畫娟娟缺月懸江濆屈拏奇字追軒頡李斯陽冰那能識憶昔周宣中興年吉甫爲作崧高篇方叔名虎得見否圭瓚秬鬯今

猶傳嘉爾世惠有成績用作尊鼎藏圖室太史端冊跪陳詞九月既望惟甲戌閱盡春秋質不磷信知擁護有江神我亦摩挲再拜手綠字丹書見古人

前題

金壇諸生王鳳彩

焦山孱顏絕塵垢中有古鼎大於斗高一尺餘徑尺五腹銘佶屈蟠蝌蚪手捫指畫讀不能史游皇象今無有新城兄弟才絕奇好古不讓韓昌黎陳倉石鼓解一二此鼎點畫酷相似憶昔鼎藏太室中煌煌篆勒垂豐功撫以彝器享于考對揚顯休

子孫保（鼎銘語）自到江南不記年海門日夕霏雲烟赤蛟黃虵相蜿蜒蓬萊仙人訪焦先手摘柏子鼎中燃曾見當年籀史鐫只今江上漁人傳夜夜鼎光起燭天

（結處境語俱超神似太白）

賦得月映清淮流

淮安府諸生洪人英

浩浩清淮水皎皎青天月澹澹涵空明互映兩奇絕鼓棹入中流波光共明滅月窟如可探乘風自茲發

前題　山陽孝廉楊開沅

淮山何蒼蒼淮水流不息清暉相映發澄鮮媚遠碧況復微雨過圓月天邊白孤櫂遡遥波天水淼一色長嘯挹流光思作騎鯨客一篙撐未起輕烟已狼籍

清暉十字不滅宣城

前題　鹽城副榜王師維

偶發乘月興卻棹清淮舟淮月互吞吐天水相沈浮月駛淮逾駛淮流月亦流誰攜太白句高詠驚潛蚪

高爽亦似太白

平山堂春眺　揚州府明經洪鶴年

宋相祠堂近列星平山猶似醉翁亭溪從畫舫行邊綠天向垂楊盡處靑（佳句可傳）百折煙雲披繡幙一灣臺榭逐花汀凭高始信江南好曲曲春山倚翠屏

前題　揚州府諸生蔣繼軾

晴空高閣及春時江岸泥融乳燕遲當日鷺花曾對酒至今煙雨尚題詩高低古寺埋殘照寂寞荒原總舊基六代繁華零落盡晚風吹遍野棠枝

六一風流豈寂寥丹甍畫棟記前朝曾屯鐵騎三千甲。還問瑤笙廿四橋。麥隴垂垂過野蝶江煙漠漠上春潮瓊花芍藥飄零久獨有詞人跡未消

前題　　揚州府諸生蔣繼修

青山不斷野雲遮六一堂開映晚霞蜀嶺千重迷蔓草揚州二月醉煙花晴郊燕拂遊人扇落日僧歸帝子家憑倚朱欄無限恨竹林深處有棲鴉

前題　　江都太學生宗元鼎

無限煙波去住難詞人南望倚欄干一泓流水情何盡幾點春山秀可餐新出黃鶯猶帶嫩初晴白袷尚輕寒回思六一當年事惟有青松白石看

前題　　興化諸生余光紀

城西高閣俯平沙細草晴煙入望賒隱見嵐光瓜步闊縱橫地勢蜀岡斜吹簫還憶橋邊月汲水新烹雨後茶最是東風惆悵處玉勾飛散白楊花

前題　　寶應諸生梁衍泗

蜀岡春晚淡晴煙極目凭高夕照前塔影遠傳清梵出山峰渾似宿雲連誰將玉笛吹楊柳卻倒金樽報杜鵑廿四橋邊回輦路野棠花放自年年

一結語意亦人所有此覺深秀

前題　泰州儒童施震鐸

嵐光遠近檻前堆濯濯楊絲誰剪裁三月鶯花隨客到五更風雨隔江來七字警絕錦帆月邑潮催沒水調歌聲夢喚回十里珠簾簫管寂落紅和燕下平臺

平山諸詩如官廚觴客鮭珍水陸時有宿味而餖飣亦復不苟

放鶴亭歌　徐州諸生陳國賢

彭城攢峯青鬱鬱黃河東流又西折煙雲變滅轉睫間浩浩波流白如雪地雄荊楚控齊梁鐵馬金戈古戰場古人遺跡不勝紀我獨神往黃茅岡

頭留得蘇公句知是當年放鶴處手揮五絃調鶴羽飛去飛來朝復暮葛衣長揖太守來憑弔興亡日幾回秋樹煙寒劉帝廟春風草沒項王臺臺荒廟冷復何有不及山人一杯酒亭前雙鶴已無蹤千載風流終不朽

前題　沛縣諸生朱奕种

雲龍山人心素樸雲龍山前馴雙鶴朝朝暮暮相與偕麾之則去招則來語鶴飛莫傍江河舟人漁子多罝羅翻雲覆雨尋常有隄防平地起風波語鶴飛莫近城市車輪馬足妨幽致周旋酬酢卽樊

籠寬間曠野無維繫語鶴飛莫入廟廊高廩由來足稻粱食人食者事人事安能隨意自翱翔語鶴飛莫經庭院狎人耳目令人賤飄然遐舉絕囂塵名可得聞身勿見鶴去不知幾多里倦飛歸來無脩尾山人未嘗與鶴云我料山人意如此

未是勝處意致全不猶人

吳風卷下終